

丁
氏

選
集

丁 玲 選 集

每冊售價人民幣24,000元

己(紙8783)

著 者	丁	玲
編 輯 者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主 編	茅	盾
出 版 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新大沽路383弄32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發 行 者	聯 合 組 織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北京絨線胡同66號)	
各 地 分 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51年7月初版(1-5000)

231P 87K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作 者 像

夜半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走，跟我来，明早时从早路说，见见不坏人。”他我手是摸着地
地摸着走到一个小巷口，停着这河水道：“你今晚不与我说话。”

“你”时从这河度说去一晚上，秋天夜里说，说不说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这月一毛钱也便付回，说这便早的人便身，引是有十便身，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爲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爲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個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編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為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罷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自序

這本選集一共十六篇，是在四十八篇短篇小說中選出來的。創作日期是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一年。從這本集子裏面大約可以看得出一點點我的創作的道路。是長長的路，也是短短的路。

如果我長年祇生活在這些故紙堆中，我想我會變得悲觀的，我會失去信心的。但幸好我生活在一天天有新的事物在萌芽，生長，而又如此廣闊的世界中，生活在新的文學一天天壯健起來的時代中，因此我不會爲我個人的緩慢的進展而發愁，反以看到別人的飛躍進步而興奮。我將鼓起勇氣，並且會以儕於新生的羣中，一得前進，引爲光榮。我知道自己在創作中的缺點和不足，但我也知道我正依恃着什麼，追求着什麼來充實自己，來完成工作。我沒有別的，我不要別的，我祇向着一點，堅持一點，那就是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的偉大的情感。

目次

編輯凡例·····	5
自序·····	7
夢珂·····	一
莎菲女士的日記·····	毛
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裏·····	一〇九
過年·····	一二九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一三五
田家沖·····	一七九
水·····	三六
某夜·····	二六
消息·····	二六四

詩人亞洛夫·····	二九四
給孩子們·····	三二〇
奔·····	三五七
一顆未出膛的槍彈·····	三七六
入伍·····	三九〇
我在霞村的時候·····	四一六
夜·····	四四三

夢 珂

一

這是九月初的一天，幾個女學生在操坪裏打網球。

「看，鼻子！」其中一個這樣急促的叫，臉朝着她的同伴。同伴慌了，跳過一邊，從荷包裏掏出小手絹，使勁的往鼻子上去擦。

網那邊正發過一個球來，恰恰打在那喊叫者的腿上。大家都瞅着她那彎着腰兩手抱住右腿只哼的樣兒發笑。

「笑什麼，看呀，看紅鼻子先生的鼻子！」

原來那邊走廊上正走來一個矮胖胖的教員。新學生進校沒多久，對於教員還認識不清。不過這一個教員，他那紅得像熟透了的櫻桃的鼻子卻很惹人注意，於是自自然然把他那特點代替了他的姓名。其實他不同別人的地方還夠多：如同眼呢，是一個鈍角的三角形，緊緊的擠在那很浮腫的眼皮裏，走起路來，常常把一隻大手放到頭上不住的搔那稀稀的幾根黃髮。還有那咳嗽，永遠的，痰是翻上翻下的在喉管裏打滾，卻總不見他吐出一口

或兩口來的。

這時他是從第八教室出來，滿臉緋紅，汗珠擁擠的在肉縫中用力的榨出，右手在禿頭上使勁的亂搔，皮鞋也便在那石板上大聲的響；這似乎是警告，又像是歎息：「唉，慢點呀！不是明天又該皮匠阿二呪我了。」

氣衝衝的，他已大步的走進教務處了。

操場上的人都急速的移動，打網球的幾個人也就隨着大眾向第八教室走去。誰不想知道是不是又鬧出了什麼花樣呢。

「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個女生搶上前把門扭開。大家便一哄的擠了進去。室內三個五個人一起在輕聲的咕咕着，抱怨着，呪罵着……靠帳幔邊，在鋪有絳紅色天鵝絨的矮榻上，有一個還沒穿好衣服的模特兒正在無聲的揩眼淚；既至看見了這一羣闖入者的一些想偵求某種事件的眼光，不覺又陡的倒下去伏在榻上，肌肉是在一件像蟬翼般薄的大衫下不住的顫動。

「喂，什麼事？」扭開門的女生問。但誰也沒回答，都像被什麼駭得噤住了的一樣，只無聲的做出那苦悶的表情。

挨牆的第三個畫架邊，站得有一個穿黑長衫的女郎，默默的楞着那對大眼，冷冷的注

視着室內所有的人。等到當她慢慢的把那一排濃密的睫毛一蓋下，就開始移動她那直立得像彫像的身軀，走過去捧起那模特兒的頭來，緊緊的啣着，於是那半裸體女子的眼淚更大顆大顆的在流。

「揩乾！揩乾！值不得這樣傷心喲！」

她一件一件的去替那姑娘把衣穿好，正伸過手去預備撐起那身軀時，誰知那人又猛的撲到她懷裏，一聲一聲的哭了起來。

好容易才又扶起那亂蓬蓬的頭，雖說止了哭聲，但還在抽抽咽咽的喊：

「這都是爲了我啊……你……我真難過……」

「嘿！這值什麼！你放心，我是不在乎什麼的！把眼淚揩乾，讓我來送你出去。」

當她們還走不到幾步，從人羣裏便搶上一個長髮的少年，一面打着招呼，一面便向她述說他不得不請她慢點走的理由，因爲他很傷心這事的發生，他能理解這事的內幕，所以他想開一個會議來解決這事。同時又有六七個人也一齊在發表他們個人的意見。聲音雜鬧得正像爆豆一樣，誰也聽不清誰的。但她卻在鬧聲中大叫了起來：

「好吧，這時你們去開什麼會議吧！哼，——我，我是無須乎什麼的。我走了！」於是她挾着那淚人兒擠出了人衆，急急的向教室門走去。

教室裏更無次序的混亂了。

「喂，誰呀？」

「三級的，夢珂。」兩個男生夾在人聲中也這樣的低語着。

以後呢，依舊是非常平靜的又過下來了。只學校裏再沒見着夢珂的影子。紅鼻子先生還是照樣紅起一個鼻子在走廊上蹬去又蹬來。直過了兩個月，才又另僱得一個每星期來兩次，一月拿二十塊錢的姑娘，是代替那已許久不會來的，上一個模特兒的職務。

夢珂她是一個退職太守的女兒。當太守年輕時，他生得確是漂亮；又善於言談，又會喝酒，又會花錢。從起身到睡覺，都耽樂在花廳裏。自然有一般時下的詩酒之士，以及販古董，字畫的捐客們去承奉他，終日鬥雞走馬，直到看看快把祖遺的三百多畝田花完了，沒奈何只好去運動做官。靠了曾中過一名舉人，又有兩個在京的父執，所以毫不困難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原想在兩三年後再調好缺，誰知不久就被革了，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騙，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一點被牽涉到風化的事。於是他便在怨恨，悲憤中灰起心來，從此規規矩矩的安居在家中，忍受着許多不適意的節儉。但不幸的事，還毫不留情接踵的逼來，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難產中遺下一個女孩死了。這是他在十八歲上娶過來的一個老翰林的女兒，雖說也是按照中國的舊例，這婚姻是在兩個小孩還喫奶的時候便定下的，但這

姑娘卻因了在母家養成的賢淑性格，和一種自視非常高貴的心理，所以從未爲了他的揮霍，他的遊蕩，以及他後來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經質的脾氣發生過齟齬。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許多痛心的歎息和眼淚，並且終身便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兒中，夾着焦愁，發憤，慢慢地也就蒼老了，在那所古屋裏。

這幼女在自然的命運下，伴着那常常喝醉，常常罵人的父親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長得像一枝蘭花，顫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學會的，便是把那細長細長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濃密睫毛的眼臉一闔下，就長聲的歎息起來。不過，也許是由於那放浪子的血液還遺留得有在這女子的血管裏的原故，所以同時她又很會像她父親當年一樣的狂放的笑，和怎樣的去煽動那美麗的眼。只可惜現在已缺少了那可以從揮霍中得到快樂的東西了。

她在西陽家裏曾念過好幾年書，也曾進過西陽中學。到上海來是兩年前的事。爲了讀書，爲了想借此重振家聲，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歎息來送別她的獨女，叮嚀又叮嚀的把她託付給一個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

這天當夢珂把那當模特兒的姑娘送出校後，自己也就跳上一輛人力車。直轉了十來個彎，到福煦路民厚南里最末的一家，石庫門前才停了下來。開門的是個三十多歲的娘姨，

一見夢珂便滿臉堆下笑來，仰起頭直喊「小姐，小姐，客來咧！」樓窗上便伸出一個頭來：「誰呀？夢妹，快上來！」

這是夢珂最要好的朋友勻珍。她倆在小學，中學都是同在一塊兒溫書，一塊兒玩耍。當夢珂到上海不久，勻珍的父親也把勻珍同她的母親，弟弟一股兒接到上海來了，自然是因爲他的薪水加多了的原故。自勻珍搬來後，夢珂也就照例的每星期六來一次，星期下午才又回校。至於她姑母家裏卻要間三四個月才去打一個轉。所以她來上海兩年了，還不能同表姊妹們廝熟，而勻珍家卻已跑得像自己家裏一樣。

勻珍是正在替她父親回一封朋友的信，聽着門響便問夢珂今天怎麼會有空來，是不是學校又放假，並請她坐，還接着說：「只有兩句了，等一等好嗎？」既至沒聽到答聲，於是赶忙丟下筆，一面把頭擡起：「不寫了。怎麼，你，你不舒服嗎？」

夢珂始終沈默着。

「哼，不知又是同誰嘔了氣。」照經驗是瞞不過她，只要一猜便猜中，心裏雖說已明白，口裏卻不肯說穿，只逗着她說一些不相干的閒話。

把臉收到手腕中靠在椅背上去了，是表示不願聽的樣子。

明白這意思，又趕快停住口不說。

勻珍的母親也走來問長問短，夢珂看見那老太太的親熱，倒不好意思起來，也就笑了。到晚上喫麵時，老太太看到那綠色的、新榨的菠菜麵，便不住的念起故鄉來。是的，西陽的確不能拿上海來相比，西陽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雲只能在山腳邊蕩來蕩去，從山頂流下許多條溪水，又清，又亮，又甜，當水流到懸岩邊時，便一直往下倒，一倒就是幾十丈，白沫都濺到一二十尺，響聲在對面山上也能聽見。樹呢，總有多得數不清的一三十八人圍攏來，還不夠大的古樹。算來裏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樓一底的房子了。老太太不住的說，勻珍的父親撚着鬍子儘笑。毛子，勻珍的弟弟，卻忍不住了：

「西陽哪裏有這樣多的學校呢，並且也沒有這樣好……」

老太太還自有她的見地。本來，西陽是不必有那樣多學校的，並且西陽的聖宮——中學校址——是修得極堂皇的。正殿上的橫梁總有三尺寬，柱頭也像桌子大小。便是殿前的那一溜臺階，五六十級，也就夠爬了。「哼，單講你那學校的秋千，看是多麼笨，孤另另的站在操坪角上，比起我們祠堂裏的來，像個什麼東西！未必你們忘記了？想想看：好高！從那桐子樹的橫枝上墜下來，足足總有五六丈，上面的葉子，巴斗大一匹匹的，底下從不會有過太陽光，小孩子在那裏蕩着時，才算標致。你大哥在時，還常常當打到東邊就伸手摘那邊杈過來的桂花，只要有花，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來，底下看的人便搶着去檢花片。」勻兒